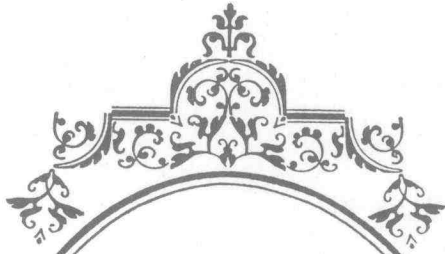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速寫簿》

黃秋芳隨訪錄





# 速寫簿

希代文叢 75

《隨訪錄》

黃秋芳 著

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

速寫簿 黃秋芳著 定價110元

---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·(02)7135273

(02)7135736·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---

印刷者：棋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9416392

---

中華民國77年1月第1版第1刷

中華民國77年3月第1版第3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0017944-1(希代書版)

---

〈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〉



翻開書頁

替你心愛的作家做個速寫  
或者是，爲你自己

# Book



附赠光盘

附赠光盘，精彩内容，尽在掌握

附赠光盘，精彩内容，尽在掌握

# Sketch

一、本報與黃符表，各據其說各一詞，而神念對其說：文人果然長於發而最口匪類也。  
 二、小，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三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四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五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六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七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八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九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  
 十、則與神念；有主語題，略即其出單；心思錯謬，而符符神事則密；如覺其神密

第一本圖解黃符表

黃符表

## 第一次碰到黃秋芳

龔鵬程

第一次碰到黃秋芳，我就曉得我一向的信念沒有錯：女人果然是複雜而難以理解的。

她瘦小，但很機伶；容止稚澀，卻時有壯舉；心思纖細，而往往辦事糊塗；感覺和感情雖極豐富敏銳，可又常一個人怔忡發呆。我有時看她在牆上畫雲，有時又會碰見她挾著皮包惶然奔跑。她喜歡跟我談些大道理，剖析事相、臧否人物，我支頤以聽，竟偶爾也誤以為她適合去讀哲學。她自己說她只喜歡喜歡，不愛分析和質疑，我看也是如此。只是她常在該喜歡時去分析，該分析時又滿是感覺罷了：有些人以為她是小心眼，恐怕不確；有人稱讚她是

才女，我想亦未必。她誠然有點才華，倒還不太懂得用來粧扮自己，總是一派鄉下大姑娘進城的模樣，事事新鮮，處處驚喜。雖然也不免有碰壁沮喪的時候。有時我去找她，她囚首垢面，只會掛著一襲袍子，茫然無助地發楞。有時跟她談事情，她又會忽然燦爛起來，岔開去談某次「奇遇」，或說著說著，從口袋裡掏出一管唇膏……。

她第一次寫信來告訴我關於她旅行寫作的情況，就令我大吃一驚。我從來不曉得文章是可以這樣寫、文字是可以這樣去感覺、而生命是可以這樣去經營、去恣意遊賞的。古有一女子歸寧，其夫告曰：「陌上花開，可緩緩歸矣！」她彷彿就是這個女子，在生命的風景線上，細細撿拾一路的繁花綠草，鑲進自己的文章裡。文章對她來說，很重要，她的情懷、愛與怨，都凝定成那一個個字。但也不太重要，生命的紀錄，會比生活本身更值得珍惜嗎？她寫作，大概也是經意而又不經意的。

這本人物素描，也是經意與不經意之間的產物。所謂不經意，是說在傳播的媒體操作下，她會接到指派的名單，命題作文，身不由己。所謂經意，是她對這些從遊已久或素未謀面的公眾人物，總是全力以赴，曲曲叩探每一扇心扉。當然，超迹適會，莫逆於心的境界，她還差得很遠。但勾勒有目，指點風采，卻也韻致獨具。名爲「速寫簿」，倒也名實相符。

我讀此書，別有感會：探討人物，我已久矣不彈此調；旅泊寫作，也只能嚮往而已：秋





# 目錄

●第一次碰到黃秋芳

莫鵬程  
黃秋芳

●文學的第一個春天  
——作家的第一本書

## ●繁花路

第一次真好

——畢璞的散文世界

穿越那方夢的窗

——席慕蓉的成長

在黑裏常藍

六二

——王藍的忠愛情懷  
三更有夢書當枕

六九

——吳鳴印象  
賞盡風雅不費錢

七〇

——奚淞的生活藝術  
不快樂的快樂王子

七二

——林文義讓出漫畫的位置  
沒有謎底的謎面

七九

——林崇漢的無限可能  
從「自閉」到「整合」

八五

——杜十三的開展與完成  
伸手展腳

——周子棟的「生命之能」

●未央夜

一一五

筆灰舊事

一七  
一八  
一六  
一五  
一四  
一四  
一三

——葉慶炳先生談大學生生活

做一個領路的人

——席慕蓉女士談國文老師

南北相異的兩個人

——讓神仙羨慕的眷屬糜文開、裴溥言教授

數學系畢業的國學大師

——教、學不倦的毛子水先生

他是一個「超級校對」

——何容先生的一生事業

龍坡丈室小歇腳

——臺靜農先生紅塵隨緣

文學和藝術牽手

——姚夢谷先生的「拾閒詩社」

●應節聲

播種的人

二〇九

破繭

——白先勇談國文老師

——隱地談二十歲

從書堆走過的歲月

——黃肇珩談當我二十

萍水相逢

——蔣勳談中國文學

二〇八

二〇三

二〇一

二〇〇

一九九

一九八

——蔣勳談中國文學

——黃肇珩談當我二十

——白先勇談國文老師

——隱地談二十歲

從書堆走過的歲月

萍水相逢

破繭

## 文學的第一個春天

### ——作家的第一本書

黃秋芳

一般來說，作家對於出書的感情，一如禽鳥嚮往天空，或者像農人相信著他的土地。只要「出書」的念頭冒出芽，就會一直長、一直長，直到自己的書抽穗、開花，還希望它能結好果，長長遠遠地讓人注意、讓人喜歡。

善於和孩子們作朋友的「大孩子」子敏，俏皮地說：「一個握筆的人，在人家問他有甚麼著作的時候，總不能只回答：『散見於國內各大報章雜誌。』他最好能拿出一本書來。書是作家的名片。」

寫作者出版一本新書，就好像握有一張「通行證」，可以比較肯定、比較勇敢地踏上文學的路。

對於勤於握筆的族羣來說，他們看到某個人出版了一本書，很自然就認同了他，把他當作同類。甘也好、苦也好，都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了，他們有一種更為廣闊的期望、價值和理想，不一定是合時宜的，但是很動人。

所以，第一本書通常雖不完美，卻極重要。號角出版社負責人陳銘礪表示：「第一，雖不盡然是最好，可卻是最有感性、最有況味的，而『我的第一本書』，應當是作家在從事創作中，十分要緊的起步，這起點，往往關係著他未來的寫作方向，甚或成爲他在創作道路上轉振點的另一個基因。」

不少作家提到他的第一本書時，常表現得十分羞澀，彷彿他的第一本書很不成熟，見不得人似的，然後找些其他話題避開。陳銘礪堅定地說：「再怎麼否認，寫作者還是很清楚，如果沒有那第一本書，他就不可能有以後的第二、三本，甚至更了不起的作品。這就如同伊甸園事件一樣，如果沒有夏娃咬下第一口青蘋果，乃至摘下第一片樹葉，人類的文明世界，一定還在混沌和朦朧中。開頭，對創作者而言是重要的，尤其那踏出第一步，對後來的人確實也提供了不少脈絡的典範價值。」

多少年以後，悔或不悔，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，因為第一本書，永遠是一次紀錄，一個起跑點，是朝向文學殿堂的一個開始。

### 亟待彌補的斷層

最具有「紀錄」意義，足供後人學習、研究的，往往是一些資深作家在大陸時期出版的第一本書。可惜的是，因為多年戰亂；因為匆忙自大陸撤到臺灣，大家都以為只是暫時走避，什麼也沒多帶，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，這些書，全部流失在大陸上。

像邢光祖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在上海藝文印書館出版了《光祖的詩》，兵馬倥傯間，只帶出一本手抄本。

其實，保留住這樣一本簡陋的手抄本，還算是幸運的，有更多珍貴的第一本書，連作者自己都沒有存留下來。如果這時候，沒有一個統籌整理的機構；沒有充分的經費可供蒐輯、研究；也沒有更多的聲音用來提醒我們，把「作家的第一本書」當作一個嚴肅的研究課題，也許，這些資深作家的第一本書，就要真的散失了。

這樣一個文學史料蒐輯上的難題，恐怕還需要更多人力的關心和投入。



像尹雪曼先生的例子。

民國三十二年秋日，他在王平陵先生的鼓勵、賞識之下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《戰爭與春天》，編入重慶商務印書館的「大時代文叢」第二輯內。那時，因為戰亂，出版的條件很差，商務印書館又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出版界王國，這本書的出版，當然帶給他莫大的喜悅，不過，抗戰勝利後，他從重慶輾轉到了上海，手邊只留下一、兩本書，等到撤退來臺，卻一本也沒有了。

一直到民國五十五年，任念祖先生寄給他一本《戰爭與春天》，這是一本相當完好的第一版版本，幾乎沒有一點損毀，自然就被視為拱璧。這一本書，不只是尹雪曼先生的喜悅，也是整個文學史料蒐輯中一次幸運的「意外」。

很顯然地，民國三十八年，是一個嚴重的斷層。三十八年以前出版的書，幾幾乎都散失了，對於這一階段出版的書，我們要盡力蒐輯，並給予正確的定位，這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。

### 在荒蕪的土地裏發芽

民國四十年以後，生活才剛剛安定，那顆因為戰亂而斷傷、萎縮的文學種子，立刻就甦